

公共圖書館在二十一世紀的角色定位 The Public Library's Roles in the 21th Century

王元仲
Yuan Chung Wang

台灣省立合中圖書館閱覽典藏組組長
Head, Circulation Department The Taiwan Provincial Library at Taichung

[摘要Abstract]

跨過千禧年，邁向新世紀，二十一世紀是資訊與傳播科技高度發展的世紀，「學習型社會」將是未來最具競爭力的組織，公共圖書館需要摒棄傳統灌輸性教育者的角色，投入更多的人文情懷，善用圖書館資訊仲介與諮商的能力，創造出一個溫馨舒暢，適合閱讀的良好情境。
關鍵字：人本主義、學習社會、資訊、仲介、諮商。

剛和孩子們一起上了一堂「圖書館利用教育」，問道：「你心目中的圖書館是一個什麼樣子？」五花八門的回答來自孩子們的口：「讀書的地方。」「收藏很多書的地方。」「有書、錄影帶、錄音帶和電腦的地方。」有一個有趣的回答：「免費借書和錄影帶的地方。」各種回答雖然多，但卻總圍繞著「資料」與「媒體」打轉，「人」，圖書館真正的主體到那裡去了？我有點惘然。

從公共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說起

學圖書館學的人都知道圖書館的定義：「圖書館是用科學方法採訪、整理、保存各種印刷與非印刷的資料，以便讀者利用的機構。」(王振鵠，民69)(胡述兆、吳祖善，民80)

長久以來，圖書館學著重在學習研究資料的採訪(如何選擇與徵集資料)、整理(圖書必須分類、編目)、保存(資料典藏的空間與環境)，較忽視這一切努力的結果是為了「讀者利用」(閱覽、流通、查詢)。這原本無可厚非，我們當然知道這一切的努力是為了讓讀者利用，否則圖書館蒐集那麼多的資料加以整理與保存，投下那麼多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幹什麼？那就不需要圖書館了嘛！可是那麼的理所當然，卻也往往使圖書館為採訪而採訪，為分編而分編，為典藏而典藏。舉個例子，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政策中，各類學科資料從主要收藏到少量收藏，似乎仍看不出館藏的重點，而多數的圖書館，尤其是公共圖書館，是否依照館藏發展政策選擇圖書，其中就有對其信任的弔詭存在。

談到公共圖書館，依據「臺灣省加強文化建設第三期重要措施」，已完成「鄉鎮有圖書館」計畫，目前全省各縣市轄鄉鎮市區圖書館普及率幾達百分之百，在三百三十六個鄉鎮市區，現已設置三百三十一所鄉鎮市區圖書館(楊國政，民87)，並有多個鄉鎮市區有一個以上的圖書館，公共圖書館的數量正依其定義：「基於教育機會均等觀念所設置的一社會教育實施機構，就當地社區民眾的需要，蒐集組織圖書資料，為一般民眾提供自由閱覽的機會，並兼具社區文化中心的功能。」(賴美玲，民81)蓬勃發展，而其被「賦予」的社會教育功能：(1)教育民眾；(2)傳佈資訊；(3)充實文化；(4)倡導休閒，也從理念發展為政策，積極藉由各種推展活動，落實到各個公共圖書館。

我國公共圖書館事業已通同康莊大道？從各次公共圖書館的研討會議，基層圖書館館員的心聲，我們可以大膽的說：「恰恰相反。」使用率過低、一人館經營困難、首長及地方人士不重視、資源稀少等等。其主要原因，一言以蔽之，在於沒有考慮到「人」的因素。怎麼會沒有考慮到「人」呢？政府花費大筆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，就是要教育民眾，改善人民的精神生活與文化氣質，你看，公共圖書館的四大社會教育功能不都是為了人民，怎麼說沒有考慮到人呢？然而人民真正需要這四大功能嗎？還是政府的一廂情願？讀者到圖書館時希望獲得什麼？希望圖書館在他生活中扮演什麼角色？

我告訴你

「我告訴你 . . .」這種對事情的理解和詮釋的傳達方法，是上面我對公共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的批判，它和「人」離得好遠；而前述公共圖書館的研討會上，也經常有各式各樣對現行公共圖書館事業不滿約有識之士，想要突破既有的規範，但他們一躍而過的，卻又總是事情的表面，在奮力掙扎之餘，顯得疲憊而無力。

史英教授有一個有趣的例子，我想正可以放在這兒：「幾所國民小學的校長主任齊聚一堂，討論推展「田園教學」的「新流行」，說來說去、翻來覆去的言談，都是「小朋友整天關在教室裡寫國語、做算術，實在太可憐了，應該讓他們出去定是，每個星期最好有兩次戶外教學」；我怎麼聽，都覺得他們是在主張「監牢裡應該建立放封的制度」，只好站起來為傳統說話：好好教「算寫」才是正途，讓小孩子在教室裡學得高興，就不必老是想用另外的什麼（例如「戶外的去調劑。結果呢？當場的濟濟多士一下子全糊塗了，弄不清我到底是改革派呢？還是保守派？他們本來把我當成「田園先進」找去諮詢的。」（史英，民87）公共圖書館經營的現況，四大社會教育功能的訂定與遵循，不也正像「戶外教學」一般的誤解「森林」小學嗎？

康德(Kant, Immanuel, 1724-1804)在《純粹理性批判》中說：「人即目的，不是工具。」人所創造的理論、思想、學說、制度與體系，以及文明與文化的所有遺產，都不應該凌駕在人之上，「人」的本身才是各種行動、準則、關懷和思考的「最終目的」，不應該被當作達成「其他目的」的「手段或工具」。把「人」標舉出來，與其強調人的某一個層面，甚至抽象到「人的存在」的層次，倒不如直接就把「人」標舉出來，把人的活動揭開來。史教授另外有一個例子也很有趣，我們說孔子教學是「因材施教」，像孟懿子、孟武伯、子游、子夏分別「問孝」，孔子每次的回答都不同，「好像孔子事先就上過師範學校似的。我想，板起臉孔說上一大套，是宋明理學的「功勞」，而孔子他老人家用，無非還是「東拉西扯混過去口老法子。」（史英，民87）

終身學習行動方案的省思

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提出「教育改革總諮詢報告書」，將建立終身學習社會列為建議事項之一。教育部為讓每一位國民都能將生活與學習密切配合，達到生活即學習的境界，乃秉持統整性、可行性及前瞻性的原則，研訂「邁向學習社會」白皮書，作為我國推動終身學習社會的藍圖，也是創造教育改革新紀元的指針。白皮書訂有四項行動方案，包括「建立回流教育制度」等四項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的具體途徑，以及「全面整合學習資訊方案」等行動方案執行計畫。其中公共圖書館列在「結合圖書館推動讀書會活動方案」中，以「讀書會」、「辦理好書推薦活動」、「辦理好書票選活動」等方式辦理。

相較於「歐盟教改白皮書--終身學習」，我國的「邁向學習社會」白皮書就少了一份人文情懷。歐盟教改白皮書開宗以「整合每一顆學習種子」類似新詩的體例，點明教改的宗旨：

拿不到大學文憑，職業學校畢業一樣找得到好工作，就算進不了學校，還有技能認證制度，幫助自學者取得就業資格，失業者、年長勞工、再就業婦女，也有再教育學校提供再學習機會。歐盟以全面整合的教改設計，要發掘出每一學習種子

歐盟委員會(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)明白指出：「觀察力、好奇心、對人和社會的興趣，比邏輯和推理能力，更能造就出有創造力的人才。」為了迎向資訊和傳播科技的發展帶來的第二波工業革命的挑戰，必須擁有廣泛的知識與培養就業能力及競爭力。知識是融入社會及就業的重要關鍵，擁有廣泛的知識，意味著要有三層能力：能抓住資訊所代表的意義；創造力和想像力；判斷和決策能力。「學習型社會」將是未來最具競爭力的組織。但學習型社會不可能在一夜之間來臨，也不曾往更多的口號中實現。為了繼續扮演世界舞台的要角，歐盟委員會強調「成長、競爭、就業」(Growth, Competitiveness and Employment)特別指出教育與訓練深深影響國家競爭力和就業能力，而教育的終極目標，在於幫助人民獨立自主及擁有就業能力。

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(Jefferson, Thomas, 1734-1826)在兩百年前推動圖書館的觀念，啟動了人類吸取資訊與知識的便利，並指出圖書館是否發達關係著一國之國力。在今天積極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目標下，如果民眾得以藉由現代化的圖書館吸取資訊、拓展知識與啟迪智慧，進而提升其在國際社會整體競爭力，當更是國家向盛背衰的關鍵。迎接學習型社會的來臨，郭麗玲教授強調

圖書館應加強其「資訊供應、諮商、指導及仲介」的角色，並介紹一種資訊、諮商與仲介服務，供圖書館參考(郭麗玲，民87)。傳統圖書館施教者或傳道者的角色，將逐漸因人本思想而淘汰，資訊仲介與諮商的角色，是未來圖書館在龐雜的學習網路中，應積極扮演的。

資訊不等於知識

沈師寶環說：「圖書館學是不斷變動的科學。」一方面是由於圖書館本身是一個有生命的成長有機體，另一方面是外在的「世局多變」(沈寶環，民81)。比爾·蓋茲(Gates, Bi11)說：「人類的經驗與改變有關，一旦跨過某個門檻，我們的的生活和工作就會全面改觀。」跨過千禧，邁向新的世紀，人類的進步就是生活的全面改變：從貧窮到富裕，從改變到改善。身處數位時代的浪潮中，圖書館標榜掌握著「有意義的數據或事實：資訊」，「即傳輸者與被傳輸者的傳輸過程中，經過傳遞、選擇、分析、儲存與累積等處理過程的結果，並將「資訊科學」歸屬於圖書館學之內。

回首歷史，圖書館對文化進步雖具價值，但是民眾對圖書館從未有過普遍的需要，世界上各大圖書館的歷史絕大部分是經過長期的忽視，並永遠在經費、館舍、人員等問題上掙扎。以美國為例，圖書館得以存在，是因為少數人努力的結果，而真正應用圖書館的，亦只比「少數人」多一些。直到最近的一個世紀中，圖書館才獲得普遍的支持、應用和瞭解。二世紀時，我們看到了勉強可以稱為對圖書館服務的大眾需要，如：因公共圖書館不能提供足夠的讀物，於是有廉價普及本的書籍出現，以滿足讀者需要；又如工商界和科學界需要專門的資訊備用，因而產生資訊科學。由於科技的發展，現在人們在家中利用網際網路，擁有自己的圖書館，更進一步打破資訊與知識改變生活的極限。

網際網路帶動的資訊變革，在全球吹起一陣學習革命，大家都在迎接這種資訊學習時代的來臨：根據NEC的研究調查，全世界資訊網共擁有二億兩千萬頁以上的資料，相當於一百多萬本書，也是一個國家圖書館的資訊容量(王力行，民87)。美國柯林頓總統允諾本世紀末所有美國學校都能上網；在台灣，不久前上網人口已突破三百萬。

在這樣的架構下，更多的居家學習、自我學習以及遠距學習，衝擊著傳統教育的本質，虛擬校園將成為理想的學校，虛擬圖書館更是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，對於「網路基因兒」而言，電腦是他們從小伴隨長大的玩具，是成長中的工具，網路空間給了孩子和成人相同的力量，但孩子卻沒有成人的智慧。因此，對於學習中的孩童，資訊已不等於知識。

「圖書館是人類智慧的總匯」是口號，卻也是一個美好的理想，在新的「資訊不等於知識」的世紀裡，公共圖書館是否繼續標榜傳播資訊，以教育民眾，還是回歸以「人」為根本，畢竟，資訊時代的人們在享受科技所帶來的舒適時，是否也擁有先人所流傳下來的智慧？

溫馨舒暢-好的閱讀情境

「塑造情境」是面對學習者成熟度不夠或是學習動機強度不夠時，需要進行的第一項工作，利用情境的塑造，吸引學習者的興趣，因此，在目前讀者使用圖書館意願不高的情況，塑造良好的閱讀情境就變成非常重要的。「溫馨舒暢」是我喜歡的氣氛：家庭如果「溫馨舒暢」，爸爸一定每天回家吃晚飯，孩子的心事也一定會與親人分享；同樣的，圖書館如果「溫馨舒暢」，讀者也會每天來圖書館報到，並將圖書館視為生活一部分，與同好分享知識與經驗。對讀者而言，圖書館能夠提供一個優良的閱讀情境，將比教育讀者那些是優良的讀物來得重要。

情境塑造的好，學習者的興趣被引導出來，只是一個起步，要使讀者開始思考並實地的參與：相同興趣主題的愛書人組成的興趣團體或讀書會，他們是真正的學科專家，可以提供圖書館相關主題館藏徵集的諮詢，甚至認養書架，管理與維護其中的圖書資料，並提供新進讀者良好的閱讀情境與必要的閱讀指導。這種放發讀者實際參與圖書館經營與成長的方式，以讀者為主體，讀者決定圖書館營運的方向，包括開放時間、館藏重點及館舍配置。

傑佛遜於一八〇二年寫下他的政治理念，提供他的國人一個「不是建築在人民的恐懼愚笨上，而是以他們的理性為基礎的政府」他在《維吉尼亞州摘記》中寫道：「任何政府若只能仰賴統治者時，就會退化。只有人民才是他唯一的安全寄託。」。善盡公共圖書館資訊仲介與諮商角色的職責，莫再以施教者權威或傳道者傳播福音的姿態出現，相信人本精神將是圖書館永續存在的原動力。

參者書目

- } 王力行(民87)「資訊·知識·智慧」遠見雜誌第147期，頁26-7。王振鵠(民69)「圖書館與圖書館學」在圖書館學台北市:學生，頁41-44。
- } 史英(民87)從森林小徑到椰林大道:人本教育的思考與實踐臺北市:天下遠見。
- } 沈寶環(民81)「圖書館是什麼樣的科學?」在圖書館學概論台北縣蘆洲鄉:國立空中大學，頁17。
- } 胡述兆、吳祖善(民80)圖書館學導論台北市:漢美。
- } 楊國政(民87)「鄉鎮圖書館現況及問題探討」在臺灣省公共圖書館人員基礎課程研習班講授課程內容綱要台北市: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部，頁3。
- } 賴美玲(民81)「圖書館的功能與類型」在圖書資料運用台北縣蘆洲鄉:國立空中大學，頁331-336。